

# 官员爱迷信，这个怎么破？

日前，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称，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原党组成员、副主席白雪山因严重违反政治、组织、廉洁纪律，给予其党籍、行政开除处分。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通报中指出白雪山“长期搞封建迷信活动”。  
(12月29日《京华时报》)

## 甬上辣评

与白雪山类似的官员，还有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其罪名便包括“滥用职权进行封建迷信活动”。近些年，随着反腐的深入，落马官员在任上的迷信活动频频见诸媒体。

梳理官员的一些迷信活动，大概能呈现四种情况。

一是为求个人升迁而迷信“大师”。从“大师”李一到玉林，身边总少不了烧香磕头以求权位升迁的官员。

二是因做贼心虚求神明保佑的。湖北巴东县科技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谭某，只穿了一天的新皮鞋鞋底掉了，随即找到当地小有名气的“神算”帮他算命，这位“神算”说他印堂发黑，而且新鞋掉底寓意“他做的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情将会败露，会有噩运”。谭某因此主动自首，交代了受贿10万元的事实，后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三是为保个人权位、利益而装神弄鬼。如李春城，将亲人坟墓迁往都江堰后，曾请风水先生做道场等花费千万元。此外，在一个重大项目接连出现不利突发事件后，曾安排道士做法驱邪。

四是机关干部集体参与迷信活动。据媒体报道，山西交口县委书记和县长因自己数年未得升迁，认为是县委大院的

“风水”不好，后在“风水先生”指点下，该县数十名党政干部曾齐刷刷跪在香案前，“代表县委县政府”，虔诚地埋下了“镇邪物”和“升官符”。

官员陷入迷信的圈套，很难让人理解——以官场权谋的智慧，怎么识不破迷信的把戏？抛开围绕大师和迷信活动搭建的政商圈子和灰色利益输送外，许多官员面对的是财富的不正常积累与官场的非正常形态，于是热衷于相信“超自然力量”。

要说这种“超自然力量”究竟有多么强大，估计这些官员自己都未必说得清楚。一个可猜测的逻辑是，官员在权力、金钱、感情等方面的变数要比一般人多，每个选择都需要审慎对待。尤其是官场权位的变化，对于“不问苍生问鬼神”的他们来说，升迁往往不是努力工作的结果，而是通过站队和拉关系实现的，到了一定位置，更容易相信升迁是命中注定的。于是，很多官员便会觉得自己不必对公众负责任，只需要烧香拜神、供奉算命大师，便可以仕途通达、逢凶化吉。但结果又如何呢？终归是锒铛入狱，落得个啼笑皆非的下场。

“子不语怪力乱神”，这种自我约束显然不太适合当下热衷迷信的官员。腐败的官员未必都迷信，但迷信的官员总与腐败有关。要破这些官员迷信，就必须先破腐败，当权力没有了腐败的条件，变得光明磊落的时候，他们或许就没有迷信鬼神的必要了。  
马想斌

## ●议论风生



@秋刀鱼六号：[近日，重庆万州一50多岁男子为了考驾照，手绘了科目三18公里的路考详细攻略，长卷将近7米宽40厘米，标注了各种注意事项和图例，被网友称为“路考版清明上河图”。据了解，他是第一次考驾照，明年1月6日路考。]点火，大脑一片空白……

@冰山一角ra：[广州一24岁男子冒充30多岁成功人士，和38岁离婚女子恋爱，其间向对方借了几万元，女子多次索要未果提出分手。男子求和不成，竟拿裸照勒索她，被警方抓获。近日，该男子犯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小鲜肉”瞬间成了“老炮儿”。

@hyb8658：[近日，德国一名29岁男子和两名同伙试图抢劫，把炸弹绑在一台安全套售卖机上，然后躲进汽车引爆炸弹。然而此人没有及时关上车门，被飞来的爆炸碎片击中头部身亡，而售卖机内的安全套和现金都没有丢失。]这是安全套单次杀人数量最少的一次。

## ●热点聚焦

# 关注运动员收入，别只盯着冠军

近日，26岁的北京奥运会女子蹦床冠军何雯娜在微博上晒出一张短信截图，截图显示“代发工资收入2464.70元”。她还吐槽道：“来吧，工资比我高的，可以来炫耀了。”一石激起千层浪，质疑声四起。或许是感受到压力，何雯娜已删除这条微博。  
(12月29日《现代快报》)

奥运冠军何雯娜晒工资“哭穷”，被公众吐槽在意料之中。媒体的公开报道显示，诸如刘翔、李娜等各种体育大赛的冠军，都获得了政府几十万乃至数百万元的奖金，与此同时，动辄成百上千万元的商业代言也令普通人望尘莫及。在此背景下，同为奥运会冠军的何雯娜还出来“哭穷”，岂不是自讨没趣吗？

不过话说回来，这篇报道还原了我国运动员“低工资高奖金”的收入构成。通过何雯娜的“哭穷”，我们可以发现，不算奖金和商业代言，运动员的工资就是这么一点，基本上是死工资。关于这一点，其实才最值得我们反思。

要看到，不管是全运会，还是世锦赛、奥运会，能够得冠军的人都是极少数，绝大多数运动员位于竞技体育这座金字塔的底端。运动员“低工资高奖金”的收入模式，就意味着大多数运动员的收入水平极低，一般只来源于基本工资和微薄的训练补贴，要想获得更高的收入，途径恐怕只有一

个，即在各种大赛中获奖，得冠军。

不难发现，我国运动员的工资构成，起激励作用的因素大多决于奖牌，说得更极端一些，其实是金牌。这样的模式，倒逼着运动员要一切向金牌看齐。

对竞技体育来讲，关注冠军、奖励冠军，并无不妥，但也要看到，这并不意味着运动员的所有利益都应“一刀切”地捆绑在金牌和荣誉上。比如有的运动员虽然没有获得奖牌，但在该领域取得重大突破，难道就不该关注和奖励吗？那些每天辛苦训练、付出自己青春的普通运动员，他们就不该得到掌声和荣誉吗？

记得2013年田径世锦赛上的张培萌，虽然最终没能进入百米决赛，但能够跑出10秒的成绩，其突破的价值恐怕并不亚于刘翔。但关注的人却并不多，甚至按照规定，他连一分钱的奖金都得不到，当时为了给他发2万元的破纪录奖还要特批，最终还要分成四个月作为训练补助发放。由此可以看到，当下体育运动奖励机制之僵化。

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起奥运冠军的收入，我们更应该关注那些普通运动员的收入水平和生存现状，他们的付出和努力，同样值得尊重，同样需要获得应有的待遇。而要纠正当下的收入构成模式，打破金牌崇拜，无疑是治本之策。  
张松超

## ●一语中的

# 高尔夫球场惨淡，让市场的归市场

在中央对高尔夫行业进行严格调控后，广州、深圳、海南等地的高尔夫球场堪称惨淡经营。有球场老板表示，客源锐减六成，八成球场处于亏损状态。为此，球场方面想尽办法谋求转型，比如降价走平民化路线，或开辟成足球场出租。  
(12月29日《广州日报》)

随着八项规定的执行和反腐的持续加力，过去充当高尔夫市场主力之一的“公款消费”大受遏制，高尔夫运动遇冷是可以想象的事。但鉴于高尔夫的“特殊性”，高尔夫球场的命运何去何从，仍旧值得关注。

首先，难以为继的高尔夫球场，真的完全可以让其“自生自灭”吗？此前有媒体报道，国务院自2004年开始就陆续发布多条禁令叫停新高尔夫球场建设，但从2004年至2013年，全国高尔夫球场由178家增长至521家。这意味着有300家以上的高尔夫球场实质上是突破禁令而建的。这也意味着，在这些经营惨淡的高尔夫球场中，不少是违规建设的，既然违规，难道就没有什么人该承担责任吗？  
其次，高尔夫球场经营惨淡，会不会换来一些地方政府的

托底？在市场经济原则下，只要高尔夫球场合法合规，面对如今困境，作出怎样的抉择是老板们的自由，是完全的市场行为，不需外界置喙。然而，一些高尔夫球场的建设本就与地方政府所谓为优化地方投资环境的目的相“捆绑”，现在“市场不行了”，也要防止一些地方政府继续为高尔夫球场强行“输血”。

再次，随着八项规定执行和反腐的继续深入，诸多行业在褪去“权力消费”的影子，被打回原形，高尔夫球场命运的由盛而衰，只是其中一例。从大环境下经济的健康运行而言，这是不良经济泡沫的幻灭，无疑是好事。它们的命运随着权力约束的强弱之差而发生剧烈变化，也再次说明，依傍权力消费的“市场”终究难以走远。这对于市场和权力而言，都是一种双重提醒。

如果说，高尔夫运动的“勃兴”，与权力消费的不当刺激有着重要关联，那么在其行将“消散”或“转型”之际，也仍要厘清好权力与市场的界限——违规建设的责任不因“市场”的萧条而豁免，商家和市场的权利也不能因“权力”的退场而不被尊重。这或许才是高尔夫球场最好和最需要的“谢幕”。  
朱昌俊



昨天，河北保定市中院开庭审理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局长魏鹏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根据指控，魏鹏远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1170余万元，另有共计折合人民币13109余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12月29日新华社)

点评：这叫我们这些忙忙碌碌一辈子都未必能攒下一套房钱的人情何以堪？又会让多少每天数着钱过日子、炒米钱加个荷包蛋都要犹豫的人，怎样地目瞪口呆？

因公款列支足疗、购烟、同城吃请等费用，湖北多名干部受到处分，部分为单位“一把手”。据湖北省纪委通报，湖北省安陆市广电局违规列支足疗、贺卡、香烟等费用，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斌受到行政警告处分；汉川市农业局种子管理局公款列支购买香烟，局长何正德受到行政警告处分……  
(12月29日新华社)

点评：我其实挺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公款足疗、购烟、吃请，是和什么人一起消费的么？又为什么会“光明正大”地将这些费用列上公款开支的清单，是因公消费的么？

11月上旬，怕乘客坐车凉，北京407路公交车驾驶员自发装上了暖心坐垫。近两个月过去，一些乘客的行为，却让好心的驾驶员们很受伤——当初6辆车共投放198个坐垫，现在已丢了30多个。  
(12月28日央广网)

点评：每一次这样的伤心，都会让善心受到伤害，并影响其他人的选择。于是，世上原本有许多路，但走着走着，路却越来越少、越来越窄了。

## 公告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已于2015年12月10日经宁波市国资委批准分立，分立后新设宁波报网传媒有限公司、宁波都市传媒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宁波报达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依据分立方案，原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所属媒体宁波日报的所有经营业务自2016年1月1日起全部转入宁波报网传媒有限公司；原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所属媒体宁波晚报、东南商报和新侨报的所有经营业务自2016年1月1日起全部转入宁波都市传媒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原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发行部的所有经营业务自2016年1月1日起全部转入宁波报达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敬请广大客户周知！  
特此公告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2015年12月30日